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

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

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樂善錄虢州司戸王凝卒於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骸攜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乎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歎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府尹義之奏白其事於朝賜藥封創厚恤李氏而笞旅舍主人　妖亂志有豫章

民周迪貨利於廣陵其妻偕焉遇師鐸之亂不能去至是迪饑將絕妻曰兵荒若是必不相全君親老家遠不可與妾俱死願見鬻於屠氏則君歸裝濟矣迪從之以所得之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羣輩不信遂與迪往其處驗焉至則見首已在於肉案聚觀者莫不歎異競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 王堂閒話王殷梁開封尹璜之猶子也乾化中爲徐州連率衆叛拒命殺害使臣點閱市井而授甲焉有親隨苗溫度其必不濟竊謀作亂事泄被擒剖心而死其妻配隸別部軍校殊不甘挾短刃割乳而殞聞者無不嗟尚

又梁末龍德壬午歲襄州都軍務鄒景溫移職于徐亦綰都軍之務有勁僕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以路至宋州東芒碭澤素多賊盜行旅或孤則鮮有獲免者其日與妻偕憇于陂之半雙柳樹下大咤曰聞此盜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者言粗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有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斷之斯僕隨身兵刃器無所施益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於此孰謂無神明也賊謂誠至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

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其婦遂徑人村人之中堂益亦謂其謀食不疑也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失適遺居數之狀總首聞之潛召其徒俱時執縛唯一益得逸械送亳城咸棄於市其婦則返襄陽還削髮爲尼誓終焉之志

又梁祖攻圍岐隴之年引兵至於鳳翔泰帥李茂貞遣戎校李繼朙統衆救之至則大捷生降七千餘人及旋軍於河池縣掠獲一少婦甚有顏色繼朙悅之寢處於兵幕之下西邁十五餘程毋欲逼之卽云我姑嚴夫姊請以死代之戎帥怒脅之以威終莫能屈帥笑而憫之竟不能犯使人送還其家

又兖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父母以農爲業其丈夫則負擔販賣往來于郡賀初爲婦未決旬其夫出外毋出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其所獲利蓄別婦於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毋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於顏色夫慙愧不自得更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已老且病凍餒切胥婦傭織以貧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餒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其意終無怨歎夫嘗𢹂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之詈無慍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能

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　北夢瑣言王蜀先
主部將張勍暴横鞭人之胸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
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
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沉於墓頤津　蜀檮杌王建
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異衆皆稱
為鬼兵稱徐瑤為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
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虜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嘗
為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尚亦非我匹爾健
鬼也焉得無禮于我瑤仗劍謂曰而畏此乎俞氏曰吾
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
必暴至于此遂杖而釋之　北夢瑣言宣州田顒壽州
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請杜荀鶴持牋詣雒都俄
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赴俱為汴軍所
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
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
授兵器遽闔中門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
私阜帑發百燎廬舍州廨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
不以皎然之軀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
以過也　江表志太平縣聶氏女方十三隨母採薪母
為暴虎搏去蹲之將食女持刀自後跳上虎背用手交

運割其頸虎奮擲不脫遂自困死女捨之歸告鄉人共收母屍 閉窓括巽志江南平建州有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絶色爲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遇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不屈又命引所掠婦人令鄭殺以食之謂鄭曰汝懼乎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汚我竟不忍殺以獻大將軍查文徽將以薦枕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鄭氏節義凜凜二將乎虎狠終不敢犯婦人之潘弁無恥者視此獨不靦面乎 馬令南唐書哭媛其先汴州浚儀人唐史臣兢之後也父志野義不食粱粟僑廬陵務德不耀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奉姆敎宛如夙授家民段生五十而無子因以禮聘之歸段氏爲繼室生子期月段生卒父母以其少而美俾移所天媛釐面自誓志不可奪抱孤嬰以奉舅姑匾㚤溫淸皆躬爲之敎其子爲成人而生業益厚韓熙載使江西錄其淸節云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

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五代史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爲農爲儒不恒其業道少純厚好學能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爲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天祐中劉守光署爲幽州掾守光引兵伐中山訪於寮屬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寘於獄中尋爲人所救免守光敗逃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元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時河東記室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眞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爲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幷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爲効命者設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鎭令三軍別擇一人爲帥孤請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衆道執筆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

未至過當阻拒之則可不可以向來之言謟動羣議敵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飢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五代史莊宗即位鄴宮除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緋衣賜紫梁平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丁父憂持服于景城遇歲儉所得俸餘悉賑

于鄉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時契丹方盛素聞道名欲掠而取之會邊人有備獲免北夢瑣言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大夫也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卽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眞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明宗入洛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諳悉是好宰相俄拜端明

殿學士端明之號自道始也未幾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　五代史補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于臨河縣得一玉

盃有文曰傳國寶萬歲盃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

五代史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於後曰若急行必遺下兎園冊道知之召贊謂曰兎園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爲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贊大愧焉復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會進賀平中山王都表云復眞定之逆城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眞定也琪味於地理頓至折角其後百寮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爲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號尤長於篇詠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爲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醨之態繼改門下侍郎戶部吏部尚書集賢殿宏文館大學士

加尚書左僕射封始平郡公一日道因上謁既退明宗顧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樵採與農夫雜處畧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大夫也天成長興中天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訪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愼一日以荅天心臣每記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經井陘之險憂馬有蹶失不敢怠于銜轡及平地則無復持控果爲馬所顛仆幾至于損臣所陳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佗日又問道曰天下雖熟百姓得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臣憶得近代有舉子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詩甚好遽命侍臣錄下每自諷之道之發言簡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時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册府

元龜周馮道初仕後唐明帝時平章事長興初帝御中興殿對道奏曰陛下宮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然則

御馬涉歷山險萬一馬差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于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之微細尚猶惜其身保其產而況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自輕于彼千金百金之子哉願陛下居安慮危動存戒愼上歛容謝之退令小黃門至中書勑道錄奏所對垂堂語因注其說以聞四年帝對宰臣曰諸州鎮數上言有螟蝗民力尚貧將來何以得濟道奏曰天災流行古今嘗所不免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豐稔今歲聖躬違裕歲亦微災乃知四海九州民之消長繫陛下一人之運也雖然歲小饑不足煩聖慮所願玉體和平生靈慶賴乞陛下寢膳之間動畱調衛道因指御前菓食曰如食桃不康翼日見李而思戒可也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陛下幸思而戒之初帝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帝意 北夢瑣言馮道對太子食有邪蒿師傅以其名邪令去之況人事乎上退問羣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不急之務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連宮掖之勢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因宰臣奏對延光等深言邪蒿春氷虎尾之戒欲警悟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衛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

可也初上因　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　又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為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兎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兎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兎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樸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于鳳翔愍帝出崩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人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　五代史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為山陵使禮畢出鎮同州循故事也道為政閑澹獄市無撓一日有上介胡饒本出軍吏性麤獷因事詬道于牙門左右數報不應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開尊設食盡夕而起無撓慍之色未幾入為司空　又胡饒大梁人也少事本鎮連帥為都吏歷馬步都虞候會唐明宗鎮其

地與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即位建立領常山奏鐃爲眞定少尹鐃本恔人既在府幕無士君子之風嘗因事至趙郡有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於境內每縣所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鐃乃導而薦焉建立行之彌年詞訟蜂起四郡大擾天成末王都構亂陰使結建立爲兄弟之國時鐃又會薦梁時右庶子張澄爲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座則以陰符鬼谷爲已任建立時客以王都之盟告之澄與鐃俱贊成其事會王師圍中山其事遂寢凡鐃之克戾如此清泰初馮道出鎭同州鐃時爲副使道以重臣稀於接洽鐃忿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餚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怨焉鐃後閑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會張從賓作亂鐃謁於麾下請預其行從賓敗鐃以王建立方鎭平盧走投之建立延入城斬之以聞聞者快焉

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鎭

威勝加徽號於晉祖晉祖亦獻徽號于契丹謂道曰此
五代史及晉祖入洛以道爲首相二年契丹遣使
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晉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
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及
行將達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
禮因止焉其名動殊俗也如此及還朝廷廢樞密使依
唐朝故事並歸中書其院印付道事無巨細悉以歸之
尋加司徒兼侍中進封魯國公晉祖嘗以用兵事問道
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爲天下所知
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爲陛下在中書守歷
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
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晉祖頗可其說道嘗上表求退晉
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
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爲比晉少帝即位
加守太尉進封燕國公道嘗問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
事堂人有何說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爲是不
同爲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聖人也猶爲叔孫
武叔所毀況道之虛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終不易後
有人間道於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難如
禪僧不可呼鷹耳由是出道爲同州節度使歲餘移鎮

南陽加中書令五代史補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參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荊棘森森繞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覽之有媿色因出奉重創之古今詩話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投狀乞脩瀛王未及判有幕客題四句狀後云槐影參差覆杏壇儒門弟子盡高官却教酒戶重脩廟覺我慚惶也大難瀛王遽罷其請出己俸重脩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

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鎭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五代史契丹入汴道自襄鄧召入戎王因從容問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是歲三月隨契丹北行與晉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戎王卒永康王代統其衆及北去留其族嘉哩以據常山時漢軍憤激因共逐出嘉哩尋復其城道率同列四出按撫因事從宜各安其所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爲皆諸將之力也道以德重人所取則乃爲衆擇諸將之勤宿者以騎校白再榮權爲其帥軍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見有中國士女爲契丹所俘者出橐裝以贖之皆寄於高尼

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又契丹先遣道與李崧和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歲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僞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契丹滿達勒召道等至帳所欲諭之崧偶先至知其旨懼形於色滿達勒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候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於帳門之外因與分手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契丹交鬬鼓譟相及是日若齊至與滿達勒相見稍或躊躇則恐爲俘矣時論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

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

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盃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葢其自述如此五代史及自常山入覲漢祖嘉之拜守太師乾祐中道奉朝請外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於國史家牒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淸泰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爲戎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寮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顧以久叨祿位備歷艱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曾祖諱湊累贈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諱炯累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秘書少監致

仕累贈至尚書令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余階自將
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
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
巡官掌書記再爲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
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爲宏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
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
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一爲長春宮
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
兼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師兼中書
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爲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
中書侍郎再爲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爲
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
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
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齊國公
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
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翼
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
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翼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掾褚
諱濆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

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秘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炎子吉自秘書省校書郎授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亡子可自秘書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義自秘書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子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三女子早亡二孩幼亡唐長興二年勅瀛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為孝行里洛南莊貫河南府洛陽縣三州鄉靈臺里奉晉天福五年勅三州鄉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臺里時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勅上相鄉改為太尉鄉中臺里改為侍中里時守太尉兼侍中蕭思本末慶及存亡蒞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蹈蕃而歸中華

非人之誅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斂以籧篨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請諡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藩鎭時或有微益于國之事節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于家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莊有宅有羣書有二子可以襲其業于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即有餘矣爲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盃食味別聲被色老安于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序云

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

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五代會要文懿尚書令瀛王馮道謚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五代史及太祖平內難議立徐州節度使劉贇爲漢嗣遣道與秘書監趙上交樞密直學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尋與贇自徐赴汴行至宋州會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郭崇領兵至屯于衙門外時道與上交等宿于衙內是日贇率左右甲士闔門登樓詰崇所自

崇言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以爲道所賣皆欲殺道等以自快趙上交與王度聞之皆惶怖不知所爲唯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廣順初復拜太師中書令太祖甚重之每進對不以名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爲山陵使會河東劉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議欲親征道諫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並是太宗親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及世宗親征不令扈從留道奉太祖山陵時道已抱疾及山陵禮畢奉神主歸舊宮未及祔廟一夕薨於其第時顯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聞之輟視朝三日冊贈尚書令追封瀛王謚曰文懿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爲已任未嘗以片簡擾於諸侯平生甚廉至末年閨庭之內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咸歎惜之　東軒筆錄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

就桀者正在安人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侵率此類也

青箱雜記馮瀛王道詩雖淺近而多諸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又世議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晉之末與虜結釁懼無敢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即批奏臣道之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陷于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爲貴已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道此老子事終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陰道語日不知此事由衷否道平生不會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

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葢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獨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能改齋漫錄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夫管仲降志辱身非聖人不足以知其仁彼元結烏足以論之求諸後世狄仁傑馮道庶幾焉仁傑則人無異論道自爲歐陽公所詆故學者一律不復分別惜哉獨富鄭公蘇黃門王荆公以大人稱之葢歐陽公爲史時方壯歲使晚爲之必不爾也前輩謂韓魏公慶歷嘉祐施設如出兩手豈老少之異歟歐陽公出處與韓同其論馮道予以爲當以慶歷嘉祐爲列則道也庶乎有取于歐陽公矣　容齋三筆馮道爲宰相歷數朝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叙云云道此文載于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嘗詆誚之以爲無廉耻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爲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安

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來此
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亦可議
也　又唐莊宗時術士周元豹云云其後道位極人臣
考終　屬下五代諸臣莫能及則元豹未得擅唐許之譽
也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
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
命獨有形狀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困學紀聞歐
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　朝太宗謂范質
欠世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爲臣者之訓　五代史補馮
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弦世宗嘗令彈於御
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遶殿雷也道以其惰業而每
加譴責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延立而
彈之曲能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爲
戒場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
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
耳其後果終於此　詩話總龜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
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竊釣之瀛王聞之不悅
于是高其牆垣鑰其門戶作詩書其門曰高却垣牆鎖
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
主人　玉壺清話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

立其子吉特浮俊無檢爲少卿善琵琶妙出樂府世無及者父酷戒之畧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處賤伶之列衆執器立於庭奏數曲罷例以纏頭縑鏹隨衆而給之吉置縑鏹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人大笑於箔回首謂父曰能爲吉進此技於天子不凡賓僚飲集長爲不速酒酣即彈彈罷起舞舞罷作詩昂然而去

自謂爲三絕

李珙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爲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飢臥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五代史李珽字公度隴西燉煌人五世祖忠懿公憕有大節見唐史父縠仕懿僖朝官至右諫議大夫珽聰悟有才學尤工詞賦僖宗朝晉公王鐸提兵柄鎮滑臺縠居賓席鐸見珽大賞歎之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拜監察御史俄丁內艱先是父旅殯在遠家貧無以襄事與弟珙當臘雪以單縗扶杖銜哀告人由是兩克遷祔而珽日不過食一溢恆羸臥喪廬中

不能與大為時賢所歎憂闕再徵為御史以疾不起荊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為敵人所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五代史成汭之鎮荊州辟為掌書記踰時乃就天復中淮寇大舉圍夏口逼巴陵太祖患之飛命成汭率水軍十萬援于鄂珽入言曰今舳艫容介士千人載稻倍之緩急不可動吳人剽輕若為所絆則武陵武安皆我之讐也將有後慮不如遣驍將屯巴陵大軍對岸一月不與戰則吳寇糧絕而鄂州圍解矣汭性剛決不聽淮人果乘風縱火舟盡焚兵盡溺汭亦自沉于江朗人潭人遂入荊渚一如所料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眞書記

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五代史未幾襄帥趙匡凝復奏爲掌記入爲左補闕又明年太祖爲元帥以襄陽貳于已率兵擊破之趙匡凝奔揚州太祖復署珽爲天平軍掌書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珽曰此眞書記也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召珽草檄珽即就外次筆不停綴登時而成大爲太祖嗟賞受禪之歲宰臣除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揣太祖未欲首以舊僚超拜清顯三上章固辭優詔褒允尋以本官監曹州事曹去京數舍吏民豪猾前後十餘政未有善罷者珽在任期歲衆庶以寧入爲兵部郎中崇政院學士 硯箋李琪謝朱梁祖大硯瓦狀伏以記室濡毫於盾鼻刃側非多史臣染翰於蝸頭筒形甚小尚或文章煥發言動必書爲號令之詞作典謨之訓如臣者坐憂才竭行怯思遲自叨金馬之近班常愧玉蟾之舊物豈可又煩文器

周及禁林製作沕淳規模廣滑閎宮菩而色古連池沼
以光疑敢不致在坐偶酣茲筆陣餘波浸潤便問五老
之壺終日揣摩豈但一九之墨如承重寶倍感殊恩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
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爲變行襲爲人嚴酷從事魏峻
切諫行襲怒誣以贓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爲留
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
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臥內見行襲道太祖語
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冤立出之還報太祖
太祖喜曰珽果辨吾事會歲飢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
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
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五代史末幾以許帥

馮行襲疾甚出爲許州留後先是行襲有牙兵二千皆蔡人也太祖深爲憂乃遣斑馳往以伺察之斑至傳舍召將吏親加撫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斑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于臥內宣詔令善自補養苟有不諱子孫俱保後福行襲泣謝遂解二印以授斑代掌軍府事太祖覽奏曰予固知斑必辨吾事行襲門戶不朽矣乃以斑爲匡國軍留後尋徵爲左諫議大夫兼宣徽副使　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斑曰何謂內黃斑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斑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邱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困學紀聞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云云按五代通錄李斑曰河南有外黃內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五代史記改內黃爲下黃誤也當從通錄）　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斑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賊斑爲亂兵所殺（五代史從征至魏縣過內黃因侍立於行殿太祖顧曰此何故

名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故此有內黃又曰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有故墉今在雍邱小黃爲高齊所廢其故墉今在陳留太祖稱獎數四及庶人友珪篡位除右散騎常侍充侍講學士內討之日軍士大擾珽其夕爲亂兵所傷卒於洛陽珽性孝友與弟琪有敦睦之愛爲搢紳所稱　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

五代史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憕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祿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謚曰忠懿憕孫宋元和朝位至給事中宋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穀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爲諫議大夫琪即穀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穀讌於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

也將擅文價昭宗時李磎父子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磎磎覽賦驚異倒屣出門迎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福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為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弟齊名而尤為梁祖所知以珽為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帷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是時琪之名播於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　李琪集序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廣明中佐王鐸滑州幕琪生而敏異十歲通六籍遂博覽文史如寤宿習十三詞賦詩頌大為時賢親賞府帥王鐸聞而異之然每見所作亦有疑志鐸嘗留其父敬及幕府帥飲密遣人以漢祖三傑賦題試之俟畢持去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駭曰此兒大器也將欲發其文價乃以賦示坐客一席

稱獎他日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爲京北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鴻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早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眞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齊間然樵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問爲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至昭宗朝聯中科第又忽忽不樂恨未得轉四體爲訓詁之詁及梁祖受禪琪始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學士 北夢瑣言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宏農楊玢藏跡於荆楚間楊即泝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製詞吁嗟怏悵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 末

帝時爲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爲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

二人多所異同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頊言多沮頊嘗掎摭琪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爲頊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爲太子少保五代史貞明龍德中歷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郄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頊同爲宰相頊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頊專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爲守爲頊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爲趙巖輩所援罷相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

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

五代會要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洪水禹作司空于是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爲大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爲出計農以爲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口既以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二千百餘萬墾田亦一千八百餘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糧秣馬則必侵於牛草于是天下戶口止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與漢比崇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

唯魏徵獨勸文皇帝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斗粟值兩錢自貞觀至於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括爲名止以正稅加納天下幸甚

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

五代史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詔百寮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竭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之關焦勞罪已迫切疚懷避正殿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擇其善者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黄已前不可詳記自堯堙洪水禹作司空於

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爲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之同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爲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既以減耗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倘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入百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糧秣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價斗直兩錢自貞觀至於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

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況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嘗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次遷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莊宗深重之尋命為國計使垂為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及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封關內侯及公卿已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嘗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降明勅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物有能出力運官物到官者五百石已上白身授

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次選者便與放選千石已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爲賞酬況今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勅李琪所論召募轉倉斛斗與官行賞委租庸司下諸州府有應募者奏聞施行

明宗入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絶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絶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煢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

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

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五代會要入閤儀司天進時刻牌閤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院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捲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鷄叫官次閤門勘契次閤門承旨喚仗次閤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

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靴靴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閤門使喝拜搢笏舞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臣班首一人至近前跪奏又兩拜舞蹈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宰臣王東西踏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宰臣香案前奏事訖宣徽使喝好出南班揖殿出次閤門使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卻歸位磬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蹈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奏事准上次監察御史南班揖殿出次起居郎南班揖殿出次閤門承旨放仗次閤門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控鶴官門外祗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　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七月御史

臺奏伏准故事每月百官入閤百司排儀仗金吾勘契人後百官待制次對入閤舉論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記言動以付史館編錄此大朝經久之道也近奉勅旨百官除常朝外依宰臣每五日一度入內起居拜訖便退總有公事亦宜卷行因此廢待制次對之官今後伏乞每月朔望兩度出御文明殿排入閤之儀諸司依前轉對奏論本司公事兼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英之際百官要奏事者臨門狀到便許引入如或以山陵日近朔望不坐即取次日亦合舊規候過山陵却復前制勅其五日一度起居之際班行內要奏事者便出班奏對自後又奏請五日入內起居之際令百官一次第轉對從之　冊府元龜天成元年丁巳內出御劄一封賜宰臣曉示文武百寮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宰臣百官班于文明殿庭謝其中書非時有急切公事請開延英不在此限乙酉勅每月十五日賜廊下食本朝承平時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廊下謂之廊食自乾符亂離已後庶事草創百司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但遇月旦入閤日賜食帝初即位始因諫官疏奏請文武百寮五日一起居見帝于便殿李琪以為非故事以五日為繁請每月朔望日皆入閤賜廊下食罷五日起

居之儀至是宣每月朔望皆入閤依奏五日一度起居不得停廢遂以爲常　又七月侍御史臺奏每月文明殿入閤及百官五日一赴中興殿等事伏准故事每月百官入閤所司排儀仗金吾勘契入後有待制次對官各舉論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記言動以付史館編脩帝録此本朝經久之制也昨陛下初膺大寳思致治平遂降綸言特申聖旨百官除常朝外依宰臣每五日一度入内起居所貴得預百數陳俾凝庶積此蓋陛下切于百司各言于時政特令五日一面于天顔雖眷睠以丁寧百限朝儀之拘束序班而入拜手而迴縦有公事要言亦且卷行須出百司何由舉職兩史無以記言外則因此廢待制次對之官内則無以分延英衆人之别以臣愚見竊有所陳欲乞陛下每月一日一五日兩度出御文明殿排入閤之儀諸司依前轉對奏論今司公事其百官就食謂之廊食則中外既有區分禁庭亦更嚴察如陛下切于羣臣有所敷奏即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英之際班行内有要奏事者臨門牓到便許引入此又于旅進旅退事理不同言路既開别彰聖德如或以山陵日近朔望不坐即取次日亦合舊規俟過陵園還如法制臣叨司邦憲獲典朝儀倘遇事而不言即奉公而

何取乞宣付中書門下商量會獲經久者中書奏議日
比令五日內殿起居慮百司有事論奏自外或為擁隔
至干朔望入閤亦是朝廷舊儀李琪自領憲綱每循故
事備官條奏頒叶國章望依所奏勑旨日五日起居之
意所貴數見羣臣俾陳時事憲司所奏朔望入閤等事
既合往例得以允俞其五日一度起居之際班行內有
要奏事者便出行奏對仍付所司自後言事者又奏請
五日內殿起居之日請令百官次第轉對奏事又從之
自是百官五日內殿起居以所言事形干儀奏錄在笏
記明歲干殿庭而素無文學及不閑理體者其文無鄙
陋詞繁理寡數奏之際人皆竊笑然以次第當言無所
辭避而冗散之徒或行賂假手俛俛供職愁苦無憀時
議者以為不便後竟罷之始如李琪所奏深達理體矣
儒林公議國濾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
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冬至仗當世人士或不識
朝廷容衛至今尚然太宗朝嘗詔史館脩撰楊徽之等
校定入閤舊國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明
著其文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合元殿也在周為外朝
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在此殿也今之
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

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册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已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麾金吾仗候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逢平凡日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尙自因循竊見常朝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進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閤爲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也是爲隻日常時聽斷之處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與論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晝門下御史事謂之日歷爲皆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　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即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庶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歷三年并

子知制誥詩始詔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
其他則無所更焉 石林燕語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
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閤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
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
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
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閤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
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
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朔
望入閤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
望入閤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爲起居
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爲入閤訖宋朝不改元豐
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
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
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遂爲定制 是時樞
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
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
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

後紏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據新授尚書右僕射李琪狀准舊例上事日合有恩賜百官酒食具載開元禮文者尋下太常上禮院檢開元禮祇有從太師已下至六部尚書太常卿太子詹事諸衛大將軍京兆河南牧上州刺史受册拜廟各就本司禮上無中書門下送上之文亦無恩賜酒食之事又檢禮閣新儀並不載諸品大臣上事禮例惟僕射初上見羣僚輕重之禮惟元和六年御史中丞竇易直奏七年尚書左丞段平仲奏太和元年中書奏覆下太常禮院并尚書省詳議終未能定大凡禮上爲領本司公事及與官僚相會并受人吏參賀內外無異前後皆同李琪尋會羣僚不稱新授已領公事

已請料錢更引上儀卽非通制今請李琪任便赴省發遣公事今後文武兩班受恩命者不計高卑未領事不得擅落新授字及便請料錢內廷學士中書舍人不在此限從之　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眞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眞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駮琪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五代史及明宗卽位豆盧革韋說得罪任圜陳奏請命琪爲相爲孔

循鄭珏排沮乃相崔協珙時爲御史大夫安重誨於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爲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還洛珙爲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珙奏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眞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卽爲凶黨眞定不是逆城李珙罰一月俸又嘗奉勑撰霍彦威神道碑文珙梁之故相也敘彦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僞中書奏曰不分眞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珙雖博學多才拙於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爲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己不能鎭靜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於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官至邑宰珙以在內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於世

鄭珏唐宰相綮之諸孫也其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梁太祖卽位拜左補

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五代史鄭珏昭宗朝宰相綮之姪孫父徽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光化中登進士第歷宏文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梁爲補闕起居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名登朝張全義皆有力焉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珏

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爲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爲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珏稱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贊以爲宜罷珏在相位旣碌碌無所爲又病聾孔循罷樞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

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五代史莊宗入汴責授萊州司戶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於郭崇韜將復相之尋入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任圜自蜀至安重誨不欲圜獨拜宰輔共議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珏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愼而長者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即奏與任圜並命爲相有頃珏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自汴還洛陽遣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興初卒贈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爲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子遴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爲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于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

圖與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

五代史李愚字子晦自稱趙郡平棘西祖之後家世爲儒父瞻業應進士不第遇亂徙家渤海之無棣以詩書訓子孫愚童齔時謹重有異常兒年長方志學徧閱經史慕晏嬰之爲人初名晏平爲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厲志端莊風神峻整非禮不言行不苟且愚初以艱貧求爲假官滄州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憂服闋隨計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舉客於蒲華之間光化中軍容劉季述王奉先廢昭宗立裕王五月餘諸侯無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致書於華帥韓建其畧曰僕關東一布衣爾幸讀書爲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之事嘗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蹀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喻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

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
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
詠此時事勢尤異於前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
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
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
何一決策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
一振則元兇破膽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
便於此者元建深禮遇之辭還山天復初駕至鳳翔汴
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
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親採相負薪以給朝夕未嘗
干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
科授河南府參軍遂卜居洛表白沙之別墅梁有禪代
之謀柳璨希旨教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殘害乃避地
河朔與宗人李延光客於山東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
延光素相款奉得待講禁中屢言愚之行高學贍　衡
有史魚遽瑗之風召見嗟賞久之擢爲左拾遺　王
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
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

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爲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五代史低充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謀而儼然正色不畏强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末帝讓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兄家人禮兄振等私臣也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晉州節度使華溫琪在任違法籍民家財其家訟於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堅按其罪梁末帝詔曰朕若不與鞫窮謂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憲謂予不念功臣爲爾君者不亦難乎其華溫琪所受贓宜官給代還所訟之家貞明中通事舍人李霄傭夫毆僦舍人致死法司按律罪在李霄愚白李霄手不鬬毆傭夫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遺再遷膳部員外郎賜緋改司勳員外郎賜紫至是罷職歷許鄧觀察判官初在內職慈州舉子張礪依焉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

補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韜之間掄揚愚之節概及言愚之所爲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人等篇北人望風稱之洎莊宗都洛陽鄧帥俾奏章入朝諸貴見之禮接如舊尋爲主客郎中數月召爲翰林學士 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

五代史三年魏王繼岌征蜀請爲都統判官仍帶本職從軍時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郭崇韜問計於愚愚曰如聞蜀人厭其主荒恣倉卒必不爲用宜乘其人二三風馳電擊彼必

破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固鎮收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喜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在後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人無遲留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書舍人　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五代史纂誤今按明宗紀天成元年丙戌五月工部尚書任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二年丁亥六月罷十月殺長興二年丁卯三月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任圜罷至此已五年矣竊謂與愚入相年月太相遠按是年三月失其日趙鳳罷相而丁亥愚即拜命薛史之所書本謂趙鳳而誤為任圜也愚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

供帳物賜之清異錄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未下手銘已畢工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然忙者難爲注籍供職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宏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俟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牓招安今卽至矣何暇俟太后旨耶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鎭同州以劉昫爲相五代史纂誤今按明宗紀長興四年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明宗崩是時宰相則馮道李愚劉昫也愍帝至廢帝清泰元年五月道罷七月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傳云馮道與昫同爲相然則馮道相與李愚劉昫同列久矣道旣出而盧文紀入今愚傳謂廢帝罷道出鎭而以昫爲相則誤也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

戾昫與馮道姻家愚素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詆訶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濶不用五代會要後唐清泰元年九月中書門下帖太常以長興三年勑諸舉人常年薦送先令行鄉飲酒之禮宜令太常草定儀注班下諸州預前肄習解送舉人之時便行此禮其儀速具奏聞長興初宰臣李愚好古奏行此禮累年不暇至是愚復奏及覲禮官所定無緒禮官孫知訓以古禮無次序不可施行博士或言梁朝時青州曾行一度令遂青州訪舊簿書以聞竟不能行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諱名錄粥飯僧五代

李愚爲宰相無所事事事也清泰二年以疾卒五代史師還明宗即位時西征副招討使任圜爲宰相雅相引重屢言於安重誨請引爲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屬趙鳳出鎮邢臺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集賢殿大學士長興季年秦王恣横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後轉門下侍郎兼脩國史兼吏部尚書與諸儒脩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愚初不治第既命爲相官借延賓館居之嘗有疾詔近臣宣論延之中堂設席帷莞秸使人言之明宗特賜帷帳茵褥閔帝嗣位志脩德政易月之制纔除便延訪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意於致理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進位左僕射清泰初嶽陵禮畢馮道出鎮同州愚加特進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宰相劉昫與馮道婚家道既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定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賢親家翁所爲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於是每言必相折難或至喧呼無幾兩人俱罷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嬰疾

卒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允卒於位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五代史盧導字熙化其先范陽人也祖伯卿唐殿中侍御史父如晦國子監丞贈戶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均州鄭鄉縣令入爲監察御史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脩撰改河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閑居於漢上久之天成中以本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

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於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從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

五代史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唐閔帝奔於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

或立當從敎令安得不稟策毋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詞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太后進止卽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城巡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郎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　通鑑注或問馮道李愚盧導之論其於新舊君之際孰爲合於一義乎曰皆非也此如羣奴之事主家主死而有二子其一養子也其一親子也養子與親子爭家政養子一勝而親子不勝一奴曰皆郎君也吾從其勝者而輔之一奴之心本亦附勝者而不敢公言附之也曰吾將決諸主母馮道李愚之謂也或曰盧導之言何如曰盧導之不肯草勸進文書之是也若其持論則猶李愚也至於言去就之善若是者得爲善乎其言之則非殆有甚於李愚矣曰然則爲馮道李愚者當何如曰若漢人之論相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然亦僅可而已未能盡相道也夫子之言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明乎此則爲相者貴於持危扶顚不以但能盡死爲貴也

導後事

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五代史晉天福中由禮部侍郎遷尚書右丞判吏部尚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於東京時年七十六

司空頲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頤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為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

喜卽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爲德倫判官五代史司空頲貝州人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威爲節度副大使頲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爲延譽羅宏信署爲府參軍辟館驛巡官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文不能下筆彥怒詬曰鈍漢乃辱我推之下榻問孰可草奏者有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揮筆成文詆斥梁君臣彥甚喜以爲判官　册府元龜司空頲初爲羅紹威魏州掌書記後爲楊師厚招討判官師厚卒賀德倫初至三州軍亂張彥召德倫判官王正言令草奏一正言本非文士又爲亂兵所迫汗流浹背秉筆不能措一詞張彥怒排之榻下曰鈍漢辱我叱書吏曰誰能爲吾草奏者吏曰司空郎中羅令公幕客有俊才卽馳騎召之頲已被剽奪敝衣而至長揖彥卽操筆于白刃間神氣自若筆不停綴連草數奏張彥讀至軍府無非甚切朝廷卻以爲閒必若四向取謀但恐六州俱失彥甚愜其意卽日與之僕馬乃令德倫請爲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頲爲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嘗以頲權

軍府事頵爲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頵屢以法繩之頵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五代史及張彥復脅賀德倫降於唐德倫遣頵先奉狀太原莊宗仍以頵爲判官後以頵權軍府事頵有姪在梁遣家奴以書召之都虞候張裕擒其家奴以謂通于梁遂見殺　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初爲晉王旣誅從事司空頵尋亦悔之明年駐軍於河上軍校郭夜乂者有罪伏誅死行欽已下惜其驍勇列拜以救之帝厲聲曰殺司空頵時爾等何不救也其追惜之意如此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晅弟皥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昫兄晅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

五代史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晅弟皥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爲易州刺史署昫爲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

中山會其兄暄自本郡至都薦于其父尋署爲節度衙
推不踰歲命爲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客
和少微素嫉暄搆而殺之昫越境而去 唐莊宗即位拜
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爲從事
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
職 五代會要長興元年二月翰林學士劉昫奏臣伏見
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
試麻制答蕃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所試
并于當日內了便具呈納從前雖有召試之名而無考
校之實每遇召試新學士日或有援者皆預出五題潛
令宿搆無援者旋令起草罕能成功去留皆係于梯媒
得失盡歸于偏黨今後凡本院召試新學士欲請權停
試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三道仍請內賜題目兼定字數
付本院 召
試從之 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
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

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榮五代史莊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爲翰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溫厚長興中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晌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閤門白舊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喚請候來日樞密使趙延壽日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無宜後時因即奏之遂謝於端明殿晌自廢帝入立遷端明殿學士拜相而謝於本殿士子榮之

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脩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晌兼判三司晌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勾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

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怨文獻通考潞王清泰元年以劉昫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允極言其便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悉怨之先是馮道與昫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五代史纂誤今案廢帝以清泰元年四月即位是時宰相則馮道李愚劉昫也至五月而道罷七月太常卿盧文紀爲相今此傳謂道罷李愚代之則誤也愚素惡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訶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昫爲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

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五代史淸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尙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動至忿爭時論非之未幾俱罷知政事昫守右僕射以張延朗代判三司初唐末帝自鳳翔至切於軍用時王玫判三司詔問錢穀玫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於素末帝怒用昫代玫昫乃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販負皆虛係張籍條奏其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之吏民相與歌詠唯主典怨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昫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憎其太察故也昫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爲居儉誥詞有閩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耻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乎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爲笑及爲僕射入朝

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聊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五代會要後唐清泰二年十一月知彈御史奏今月二日班入遇雨移班廊下移班臺吏董瑾引僕射在中丞三院御史之下僕射詰問董瑾稱准常例臺司仍勅都省請檢討舊儀都省稱國朝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寮雖在列司皆爲統屬且左右僕射常朝不在中丞之下起宴廊下飧並在中丞之上况中丞有公參之禮避路之儀詳其道理自有等降臺司又堅稱李琪盧質任僕射日班亦加此又引通事舍人在一品班上尋申中書門下奏宰臣判令廊下使重定班位廊下使言今後遇雨移班廊下欲請依殿前磚位次第二品在三品前一品後如中丞大夫俱置卿大夫在中丞前其西班准此謹具奏聞勅宜令置一品二品三品磚位是時馮道罷相爲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爲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

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于洛陽乃以昫為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昫以目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五代史天福初張從賓作亂于洛陽害皇子重乂詔為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入契丹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俄改太子太傅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脩國史復判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職昫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降僞命授昫守太保契丹主北去留於東京其年夏以病卒年六十漢高祖登極贈太保初昫避難河朔匿於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為僧報衾袍以温燠之及昫官達致少瑜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聞者義之

又劉暭字克明晉丞相譙國公昫之弟也昫晉書有傳暭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

襲太原軍至樂平時暐客於縣舍爲郡軍所俘謝彥章見之大知其儒者待之以禮詢其鄉人劉去非曰爲君得一宗人郎令暐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章門下彥章得罪去非爲鄆州刺史暐隨之鄆莊宗平河洛去非以嘗從劉守奇歸梁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季興于荊南暐累爲荊州攝官既而兄昫明宗朝爲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顒鎮鄧州辟爲從事入爲監察御史歷水部員外郎史館脩撰長興末改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爲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爲起居郎改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爲兵部郎中轉太府卿漢祖受命用爲宗正卿周初改衛尉卿廣順元年冬十月稅居于東京夜夢鬼訴之曰公于我塚上安厝深不泰盍暐問鬼姓氏曰李丕丈暐曰君言殊誤都城內豈可塚耶曰塚本在野張十入耶展城時圍入忽瘖又半月復夢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乎郎以手指地豁然見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暐於西廡久之見一圍火如電前來漸近郎前鬼也引暐深入出其拳泣拜如有所訴暐問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屬外不知也暐曰余官何至再三不對苦詠之门齊王判官暐曰張令公爲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

公爲齊王余方爲列卿豈復爲賓佐乎鬼曰不知也暤既寤欲掘而視之既又告人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稅舍何乃止廣順二年春朝廷以暤爲高麗冊使三月至鄆節度使高行周以暤嗜酒留連累日且久沉醉其月二十三日晨興櫛髮狀如醉痳男泳視之已卒矣時年六十一其年八月鄆帥齊王高行周亦夢鬼請齊王判官得無是乎暤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然衷抱無他急於行義士友以此多之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爲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右補闕（五代史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也）文紀舉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强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邸吏大

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爲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諠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旣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於朝卽相率詣閤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諸道進奏官等狀臣等今月四日中丞上事禮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云大夫曾爲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間實爲舊例若以別官除授合云傳語又兼傳指揮人令通出臣

等出身藩府罕習朝儀拒命郎恐有奏陳遵稟則全隳儀矩伏恐此後到臺參賀規則不定者勑御史臺是中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綱違之地凡居中外皆俟整齊藩侯尚展于公參郎吏豈宜于抗禮據觀論列可驗輕誣但以喪亂宏多紀綱隳紊霜威掃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維新皇圖重正宜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舉行稍不稟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授中丞領事于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日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僞梁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强據人主大臣皆且姑息邸吏時中丞上事邸吏雖至皆于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漸以爲常文紀令臺司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贊拜邸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于閤門求見騰口諠訴上問趙鳳日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日府縣發遞知後之流上日乃吏卒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敕

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吏部侍郎盧文紀上言請內外文武臣寮每歲有司明定

考較將相乞迴御筆以行黜陟流下中書門下商量宰臣奏請施行從之歲餘遷工部尚書

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齊東野語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爲工部尚書郎中于鄴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而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爲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廢帝爲鳳翔節度使文紀爲人形貌魁偉清異錄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悉不可用親舊間作楊花枕貽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充以柳絮一年一易語音瑯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

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長興末爲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於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爲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儀形旨趣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于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瓶中月夜焚香禱請於天旦以筯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即姚顗末帝素已期待歡然命之即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姚顗同升相位 冊府元龜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末帝淸泰元年 上疏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于直道無功受祿周詩譏諷于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輙貢傾輸之懇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喪禍亂天時則水旱蟲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福則生靈受弊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寧人神胥悅但以自夏徂陽及秋霖雨雖勞聖慮過切閔傷蓋屬當否數之辰尤費消禳之力雖民斯鮮福亦天道使然爲君之

雖實見于此臣聞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冀上下和平君臣訢合臣恩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蓋獻納論思朝夕延問至于給諫遺補之職是日諫官月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招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讜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效書云乂時暘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繫于君德臣請嚴禋于宗廟社稷精禱于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惸嫠慎刑罰明選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平無偏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年已前勑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勑不及舊章更請却依前代如舊章不加新勑俟釐革施行倚不阻于奏陳庶漸臻于理體詔曰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勤惟稽古言必爲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而先于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和之本又嚴脩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處分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惸嫠雖責在朕躬亦資于調燮刑法紓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慎詳讞勿至冤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所冀得人新舊制勑宜令御

史臺與三司官員詳擇以聞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閤門請對冊府元龜二年又上疏曰臣近蒙召對面奉天旨凡軍國事利害可否卿等位居輔弼並合盡言臣等仰承詔諭退自省循時遇休明名叨輔弼才器不能經綸庶務智術不能康濟大猷致陛下宵旰于丕圖憂勤于治道有靦面目待罪嚴廊尚沐寬慈猶寬冊免莫不克心自勵俛首深維願竭愚鄙之誠少副昭回之鑒臣聞古先哲王樂聞已過道塗立誹謗之木門庭樹告善之旌從諫如流聞議能服所以卜年長久享祚無窮陛下自纘邦家克敦慈儉守先皇仁政遵列聖彝章人樂和平政皆畫一天無祲沴之象地無變怪之妖日月無爽于虧盈星緯不差于躔次襞諫紙者無詞可措持皂囊者無過可規凡百庶寮奉

職不暇臣伏覽貞觀故事見魏徵馬周之章疏王珪劉洎之奏論或講貫古今或鋪陳政術皆爲代之常策非一介之狂言苟異經謀何名獻納臣等伏計宸算圖度者必以嶺嶠未平島夷猶梗巴梁恃險井絡纏妖鮮畢尚撓于邊陲將帥未施于方畧臣等以爲非獨人謀未至亦恐天意使然聲教苟孚廊清何晚臣署以前事明之何者郎如漢高前代之英主也一劒初奮于彭城五年方誅于項籍洎南平英布北扞匈奴解白登之圍避柏人之難凡十餘年親當矢石乃混車書如太宗文皇帝本朝之聖祖也自起義太原佐命高祖乃定江南之草竊殄隴右之陸梁御突厥于便橋擒公祏於京口凡十餘年櫛風沐雨命將出師方得華夷向風寰區無撓伏念陛下爰從踐祚纔歷一朞雖乃聖乃神不下於漢高文祖而且耕且戰更詳於人事天時俾武王一舉盪平體句踐十年教戰若治兵之至要御衆之大端攻必取而守有餘戰必勝而卒無怠發號出令保大定功俾軍戎咸悍於機權部較皆存於信義驅之可以蹈湯火使之可以爲蟲沙此則聖謀懸料於發中神策已包於銜內何假芻蕘小輩草野凡生持蠡妄測於滄溟執管強窺于穹昊不量事體虛費劵言故論語載仲尼治術

必也正名言順事行勿容苟且名言之際聖哲攸難況在凡常豈宜容易思出其位古人所非臣等繆處台衡奉行制勅但緣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于職司錢穀非關于制局分苟陳異見即類侵官況才不濟時識非經遠因五日起居之例于兩班旅見之時畧獲對敭兼承顧問此際衛士周環于階陛庶臣羅列於殿庭四面聚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伸愚短此時安敢敷陳韓非昔懼於說難孟子亦憂於言責臣竊惟本朝故事肅宗初平寇難再復寰瀛頗經涉于艱難尤勤勞于委任每正衙奏事則泛啓訪於羣臣及便殿詢謀則獨對揚於四輔自上元元年後於長安東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議聖旨或有特宣皆於前一日上聞及對御之時只奉冕旒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于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於漏洩君臣之際情理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而否臧未果決于聖懷要詢訪于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所聽聞切關利害未形文字須面敷敭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言之時祇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兼乞稍霽嚴顏恕臣荒拙雖乏鷹鸇之効庶盡葵藿之心恭惟陛下睿畧縱横天機沉邃臣等以愚智而干聖智以

凡情而測聖情如螢爝比耀於烏蟾畎澮爭流於江海然而天覆地載君義臣行持祿取容卽見議于物論有犯無隱慮不愜于聖懷旣顯奉德音俾令奏對合拔恩欵先瀆宸聽詔曰朕聞宫鳴商應則律呂和君唱臣隨則邦家理興化之本百代同歸朕顧惟眇冲獲奉基構慮生靈之未泰憂政教之不明旰食宵衣未嘗暫暇副我焦勞之意屬于輔相之臣卿等濟代英才鎮時碩德或緒搆于興王之日或經綸於贊聖之時鹽梅之任俱存藥石之言並切請復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况列聖遺芳皇朝盛事載詳徵引良切嘉歎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範俟百寮之俱退召四輔之獨昇接以溫顔詢其理道討論此時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獲嗣承切思遵守將成具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令仍舊尋常公事亦可便舉奏聞或事屬機宜理當密秘量事緊慢不限隔日及當日便可于閤門祗候具牓子奏聞請面敷敭卽當盡屏侍臣端居便殿佇聞高議以慰虛懷朕或要見卿時亦令常侍宣召但能務致理之實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討論有言足可以陳述宜以沃心爲務勿以逆耳爲虞勉罄謀猷以裨寡昧

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

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詢於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五代史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內侵强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親愛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掄之微類時有蜀人史在德爲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已怒甚召諫議盧損爲覆狀辭旨無謾爲衆所嗤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旣而大軍挫衂官寨受圍八月親征過徽陵拜於闕門休于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人所論將謂便致太平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於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

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

晉高祖入立罷爲吏部尙書累遷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入立卽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五代史晉祖入洛罷相爲吏部尙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勅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趙礪又糺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疎怠者楊邠怒凡疾病不任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文紀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爲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二日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爲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爲誡焉

馬裔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五代史馬裔孫字慶光棣州滴河人爲人

懦暗少好學學韓愈爲文章舉進士爲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爲楊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裔孫從而不去從珂爲京兆尹從鎮鳳翔裔孫常從之以爲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允等謀議已定召裔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爲便裔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爲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唐末帝即位用爲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裔孫不通世務故事

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裔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爲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裔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裔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於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

息裔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五代史裔孫純偏性多疑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衆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劉昫爲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其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質性輕脫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裔孫以羣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郎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郎判臺狀日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工部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止何

取笑之深耶衆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但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爲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裔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說裔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裔孫既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圖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於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裔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裔孫卒後

其家婢有爲裔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旣死而有降語其家裔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五代史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皆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衆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旣至獻綾三百匹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裔孫好古慕韓愈之爲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籍黃卷中見華嚴楞嚴詞理富贍繇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於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傳奕韓愈爲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孫笑而答曰佛佞予則多矣李崧相晉用李專美爲贊善裔孫以賓客致仕專美轉少卿裔孫得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裔孫好爲文章皆忻然待之太祖卽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在洛每閉閤焚香唯事謳吟著述皆八分書往來酬答必親札以衒其墨蹟裔孫將卒之前梘白虺緣于庭槐驅之失

所在裔孫感賦鵩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於洛陽詔贈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于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裔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裔孫聲氣處分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

姚顗字伯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惷不脩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顗乃拜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姚顗字伯真京兆萬年

人會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
子祭酒顗少慈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
唯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女妻焉顗性仁恕多爲
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
百之爲陌黍百之爲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
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心不貿穫唐末隨計入
洛出遊嵩山有白衣丈夫拜于路側請爲童僕顗辭不
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爭于信余則鬼也將以托賢
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握
人之冤氣名氏同而其人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
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爲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
今爲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顗因爲
之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
顗次年擢進士第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
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書舍人唐莊宗平梁
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牽復授左散騎常侍歷兵吏部
侍郎尚書左丞唐末帝卽位講求輔相乃書朝中清望
官十餘人姓名置于瓶中清夜焚香而梜之旣而得盧
文紀與顗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制前一日嵩山白衣
來謁謂顗曰公明日爲相其言無差冥數固先定矣

顗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凝凝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毎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顗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顗爲戸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賵賻乃能

歛聞者哀憐之五代史高祖登極罷相爲刑部尚書俄遷戶部尚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贈左僕射子惟和嗣頴踈於財而御家無術旣死歛葬之資不備家人僕𨽻物及甲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笑其拙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五代史劉岳字昭輔其先遼東襄平人元魏平定遼東徙家於代隨孝文遷洛遂爲洛陽人八代祖民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武德時功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縣令符有子八人皆登進士第珪之母弟瓌玗異母弟崇夷崇龜崇望崇魯崇謩崇龜乾寧中廣南節度使崇望乾寧中宰相崇魯崇謩崇夷並歷朝省岳少孤亦進士擢第歷戶

部巡官鄭縣簿直史館轉左拾遺侍御史梁貞明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岳爲文敏速尤善談諧在職累遷戶部侍郎在翰林十二年莊宗入汴隨例貶均州司馬尋丁母憂許自便所矜喪服闋授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勑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勑甲岳建言以爲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旣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准本朝故事如封建諸王內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禦留後郎中書

帖吏部官告院索綾紙標軸下所司修寫印署畢進入
內宣賜其文武兩班並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勑下後
並合是本道進奏院或本人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
價錢各請出給今後請除內司大官并侍衛及賞軍功
將校轉官外並請官中不給告勑從之　又三年正月
勑吏部今後特恩授官侍衛軍功改轉內　廷諸司帶職
外來進奏受官綾紙並宜官給舊例朱膠一切停廢禮
錢亦不徵取又慮所司人吏不辦食直糧課一逐月兩司
各支錢四十千至於臺省禮錢宜特蠲減比舊數五分
許徵一分其特恩已下不得徵納禮錢仍令中書門下
條流勑畫經過諸司不得停滯其官告若是宣旨除授
及品秩合進呈者准例進內餘並送納中書門下點檢
給付勑畫到本司十通已上官告限三日內印署三十
通已上限五日五十通已上中書門下與限催促如臨
緩急宣賜不拘此限　又天成四年十一月勑今後應
是官告除准宣破外其陳乞除官並追封追贈敘封進
封官告及舉人冬集綾紙羅標軸錦袋等宜令並與官
破仍勒各隨色樣尺寸如法裝脩疾速書寫印署進納
其月勑應諸道州府令錄等官告勑牒元是中書進納
入內令閤門宣賜其判官主簿官告舊是所司發遣受

恩後令赴本任地里遠近各有程限比候進納恐有停滯況綾紙褾軸價錢近已官破今後所除州縣官告身勅牒宜令中書門下指揮不要進納並委宰臣當面給付　冊府元龜天成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劉岳上言曰伏以有國命官立朝蒞務必資詳練以集事功竊見諸色詞科多昇通籍向者先爲列藩從事參佐可稱次經三館職名編脩是著方居華秩始在彤墀近或雖有兩任前銜未歷一司公事莫申勞績虛謂滯淹未若委以親人俾之及物粗問善最然議陟遷免自歎于漂流復有名于選任伏乞特加搜採廣察單平白身者授以佐僚歷官者處之縣令歲月俟當於制限班資擢在於朝行理契疏材事唯責實　困學紀聞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爾　困學紀聞兔園冊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

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兎園名其書焉道兎園冊謂此也兎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正月太常卿劉岳奏先奉勑刪定鄭餘慶書儀者臣與太子賓客馬縞太常博士段顒田敏路航李居浣太常丞陳觀等同共詳定其書送納中書門下奉勑宜差左散騎常侍任贊右散騎常侍楊凝式兵部尚書梁文矩工部尚書崔居儉太子賓

客裴高尚書左丞王權吏部侍郎姚顗等七人與劉岳
再于鄭餘慶書儀內子細檢詳除文臣起復及士庶冥
婚椎勅不行外應篇目一一立出元舊條件據有合定
者逐件別書出令詳定式樣其不可改易者亦須具言
請仍舊施行
詳定式樣　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
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
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之說尤爲
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
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五代史明
宗郎位歷兵部吏部侍郎秘書監太常卿卒年五十六
贈吏部尚書岳文學之外通于典禮天成中奉詔撰新
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今行于世子温叟仕至御史中
丞　玉壺清話温叟父岳退居河陰温叟方七歲嘗謂
客曰吾老矣他無所覬但得世難消息與此兒偕爲温
洛之叟耕釣烟月爲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記父語

因名焉岳後唐爲學士溫叟晉少帝時又爲學士人盡
榮之受命之日抱敎立堂下其母未與之見隔簾問魚
鑰聲俄而開篋二青衣舉一箱至庭則紫袍䋲衣也母
始捲簾見之曰此則汝父在禁林內庫所賜者溫叟跪
泣捧受開影寢列袍以文告其先方拜母慶以父名岳
終身不聽樂大朝會有樂亦以事辭之客有犯其諱則
慟哭急起與客遂絕太宗問之嘉嘆益久溫叟時爲中
丞家貧太宗致五百緡以贈之拜貺訖以一櫃貯于御
史府西楹令來使械鑰而去至則年端午以紈扇角黍
贈之視其封宛然所親諷之曰晉邸贈緡恤公之貧盡
開局以濟其乏溫叟曰晉王身爲京兆尹兄爲天子吾
爲御史長拒之則鮮敬受之則何以激流品乎後太宗
聞之益加歎重　事文類聚青箱雜記劉溫叟父名岳
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鈞奏則涕泣移時
日若非君命則不至是　北宋編年溫叟一日晚歸過
明德門西闕前上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
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
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
樓也上
善之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於世（五代史馬縞少嗜學儒以明經及第登拔萃之科仕梁爲太常脩撰累歷尚書郎參知禮院事遷太常少卿梁代諸王納嬪公主下嫁皆於宮殿門廷行揖讓之禮縞以爲非禮上疏止之物議以爲然於事多遺忘言元稹不應進士以父元魯山名進故也多如此類）唐莊宗時

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
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
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
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請如縞議宰
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瀆亭
侯淑爲孝元皇父萇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
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
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謂孝穆孝崇
有皇而無帝惟吳孫晧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
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

三王不相沿樂雖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禰爲皇帝曾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 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以來以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别追尊私親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于南陽其後桓帝已下亦皆上考前脩追崇先

代乞依兩漢故事别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
禮部尚書蕭頃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聖概斯存將達
蘋蘩之誠宜新祭梲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
廟都邑乞依馬縞所奏從之　又二年中書門下又奏
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
皇載于諸史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
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陵
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太常博士王丕等
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父蠡吾侯
曰孝崇皇爲例請付太常卿定謚刑部侍郎權判太常
卿馬縞復議曰依准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
統亦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享
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别崇謚法
追日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
程侯繼嗣追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
禮院狀漢安帝已下若據本紀又不見有帝字伏以謚
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以曾奏聞難將兩漢故事
便述尊名請召百官集議右僕射李琪等議曰伏覩歷
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誠有
經據乞下制命令馬縞據依典冊以述尊名乃下詔曰

朕聞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
相沿隨代創制于理無爽划或情關祖禰事係烝嘗且
追謚追尊稱皇與帝既有減增之字合陳褒貶之辭大
約二名但爲尊稱若三皇之代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
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其號至若元元皇帝事隔千祀
宗追一源猶顯冊于鴻名豈須遵于漢典况朕居九五
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于先代
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
中書各陳所見唯李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
臣合衆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爲先事係承祧義
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那引漢氏舊儀在漢朝封崇
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疑滯未叶聖謀道合變通方
爲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尚有改
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即地遠上都
今據開元中追尊臯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
皇帝皆立廟于京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
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于洛京立廟
勅宜于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劉岳脩書儀其所
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

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乂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爲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疏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

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勑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緦始也五代史又上疏古者無嫂叔服文皇創意以兄弟之親不宜無服乃議服小功今令文省服制餘爲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而寘於令文諸博士駮云律令內之大經馬縞知禮院時不曾論定今遽上疏駮令式罪人也　五代會要淸泰三年二月太常禮院奏據尚書兵部侍郎馬縞上疏言古禮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按五禮精義貞觀十四年魏徵等議親兄弟之妻請服小功五月令所司給假差謬爲大功九月太常博士段顒稱自來給假元依令式若云違古不獨嫂叔一條舊爲親姨服小功令式今服大功爲親舅舊服小功令服大功妻父母緦服今服小功爲女壻爲外甥緦服今並服小功此五條在令式與古不同未審依馬縞所奏爲復且依令式右贊善大

夫趙咸乂議曰臣聞三代之制禮無降滅之文五服之容喪有寧戚之義此蓋聖人隨時設教稱情立文沿革不同吉凶相反或服由恩制或喪以禮加太宗文皇帝宏被至仁推大其義因覽同爨有緦之義遂制嫂叔小功之服列尊聖賢已爲故事傳于令式加於大功今馬縞奏論以爲錯繆況縞昔事本朝暨至梁室曾爲博士累歷歲年今始奏陳未爲允當謹案儀禮凡制五服或以名加或以尊制或推恩而有服或別義而當喪故嫂叔大功良有以也其加叔以嫂之子爲猶子爲猶子之妻叔服大功今嫂氏猶子之母安可却服小功若以名之加嫂豈疎于猶子之婦若以尊制嫂豈卑於猶子之妻論恩則有生同骨肉之情引義則有死同宅兆之理若以推而遠之爲是即令式兼無小功既有稱情制宜之文何止大功九月請依令式永作彝倫勅下尚書省集議尚書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伏以嫂叔服小功五月開元禮會要皆同其令式正文內元無喪服制度只一本編在假寧令後又不言奉勅編附年月除此一條又檢七八條令式與開元禮相違者所司行已多年固難輕改若當議事須案舊章今若鄙宜父之前經棄周公之往制襲太宗之故事廢開元之禮文而欲取差誤之近

規行編附之新意稱制度且爲大典言令式又非正文若便改更恐難經久臣等集議嫂叔服并諸服紀請依開元禮爲定如要給假卽請下太常依開元禮內五服制度錄出本編附令文從之稿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五代史長興四年爲戶部侍郎稿時年已入十及爲國子祭酒入十餘矣形氣不衰

盧損有目無書五代史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於嶺表父頴遊宦於京師損少學爲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訴時人謂之相罵榜及任贊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爲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眦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損蔡琪聲稱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

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爲名流所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參議時政初長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爲加恩使副及末帝即位用爲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頹壞乃大爲條奏而有平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大爲士人嗤鄙有塡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爲右散騎常侍轉秘書監大失所望即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尚書致仕退居潁川時少保李鏻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鏻退有道術酷慕之仍以潁川逼於城市乃卜居陽翟詠茅種藥山衣野服逍遙於林圃之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於大隗山中疏泉鑿坯爲隱所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卒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爲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

隋唐與盧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五代會要長興二年五月尚書左丞崔居儉奏大祠中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與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或出于禮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

崔棁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為刑部郎中棁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

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棁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棁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病者棁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棁居喪哀毀五代史崔棁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授舉進士直史館祖鉟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棁少好學梁正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棁性至孝父涿有疾謂親友日死生有命無醫爲也棁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于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毀過制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戸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五代會要後唐長興元年八月六日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制誥

崔棁奏臣伏見開元五年勅每見貢舉人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聖先師學者謂之開講質疑義所司設食其監內得舉人亦准此例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并朝集使並往觀禮永為常式自經多故其禮久廢請再舉行從之初棁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梁溪漫志五季承唐之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章猶得以持循如蕭希甫論內宴樞密使不當坐李琪為僕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咸乂議嫂叔之服崔棁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經固爭使當時人人能守唐制如此豈不能久立國乎維翰頗不樂而棁少專於文學不能治事維翰乃命棁知貢舉棁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棁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五代史纂誤今案桑維翰父珙嘗事張全義而感其有恩維翰止以進士及第

節度使幕賓偶因晉祖開國爲相天福二年晉祖方郎位之二年而維翰爲相僅一年許爾皆未可云素貴況宰相之重人皆尊之非獨維翰自尊而後尊也何不曰維翰素矜嚴而語簡蓋維翰本傳云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故也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五代史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命踰年詔再下乃就列焉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天福初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梲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素簡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冊府元龜晉高祖天福三年崔梲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素知其爲人深惡之及梲將鏁院禮辭于維翰維翰性語簡止謂梲曰孔英來也蓋慮梲誤放英故言其姓名以抵之也梲性純直不復稟

覆因默記之時英又自稱是宣尼之後每夌轢于方寸場棁不得已遂放英登第榜出人皆誼笑維翰聞之舉手自抑其口者數四蓋悔言也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棁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褠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七月詳定院奏先奉勅正冬二節朝會舊儀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梲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常寺官一一詳定今檢討典經具述制度按禮云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大樂與天地同和又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書云夫樂在耳日聲在目日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于心難以貌覩故聖人假於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相合則大樂備矣又按義鏡問鼓吹十二按合於何所答日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一黄門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因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爲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掆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合爲鼓吹十二案大享會則設於懸外此乃是設二舞及鼓吹十二案之由也今議一從令式排列教習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佾八人左手執籥禮云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教國子爾雅日籥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産歴代以來文舞所用

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謂羽舞也書曰舞
干羽于兩階翟山雉也以雉羽分析連攢而爲之二人
執纛前引數於舞人之外文舞冠進賢冠服黃紗袍白
紗中單皁領褾白練榼襠白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
布襏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左手執干干楯也今
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畫獸形故謂之朱干周
禮所謂兵舞取其武象用楯六十有四右手執戚戚斧
也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旄前引旄似旗而小
繹色畫升龍二人執鼗鼓二人執鐸周禮有四金之奏
其三曰金鐸以通鼓形如大鈴仰而振之金錞二每錞
二人舉之一人奏之周禮四金之奏其一曰金錞以和
鼓鑄銅爲之其形圓若碓頭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
六分圜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形旁有耳獸形銜環二
人執鐃以次之周禮四金之奏其二曰金鐃以止鼓如
鈴無舌搖柄以鳴之二人執相在左禮云理亂以相狀
如小鼓用皮爲表實之以糠柎之以節樂二人執雅在
右禮云訊疾以雅以木爲之狀如漆筩揜口大二圍長
五尺六寸以羖皮鞔之旁有二紐疏畫賓辭而出以器
築地明行不失節武舞人服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布大
袖緋絲裲襠甲金飾白練榼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口

布袴烏皮韡工二十數在舞人之外武弁朱韡帶烏皮履白練襪襠白布襪殿廷加鼓吹十二案義鏡云常設氈案其案以氈為牀也今請製大牀十二牀容九人服作歌樂其牀為熊羆虎豹騰倚之狀以承之象百獸率舞之意一分置於建鼓之外各三案案每案一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二人簫二人十二案樂工一百有八人舞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以下容止端正者充其歌曲名號樂章詞句請中書條奏差官修撰從之

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十二月太常禮院奏正至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元同之樂飲訖殿中監虛爵羣臣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獻皆奏元同樂上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飲訖虛爵復於坫侍中奏禮畢羣臣再拜奏大同之樂賓之鍾皇帝降坐百寮旅退其月又奏宮懸歌舞未全請雜用九部雅樂教坊法曲從之禮畢高祖大悅賜梲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

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五代史纂誤今案晉本紀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安得有八年詔復二舞之事此其一也又案本紀天福五年庚子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至七年壬寅六月高祖崩今此傳乃云其年冬至會朝殿廷設宮縣二舞明年高祖崩其說又與紀不同此其二也此紀傳必有誤者梲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五代會要晉開運三年八月中書舍人陶穀奏臣前任太常少卿伏見本寺見管教坊二舞本戶州縣居民若不盡免差徭無緣投名鼓舞況正殿會朝已久停廢其見管人數等每有淪亡皆擬填補既不曾教習但虛免

差徭伏乞且議停廢勅樂工宜令教習舞郎權且停廢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五代史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後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十八梲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誥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日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即焚其稿懼泄人之假手也梲笑不至哂怒不至詈接新進後生未嘗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寡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盛暑祁寒不使冒犯嘗自話于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前引行路一人計地里日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日此君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而驚覺梲常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焉兄榆有隱德好釋氏聞居滑州嘗欲訪人于白馬津北及臨岸嘆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爲秘書

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監察御史累遷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衞
尉少卿　五代史李懌京兆人也祖褒唐黔南觀察使父
昭戶部尚書懌幼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爲校
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
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換都官郎中賜
緋召入翰林爲學士正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內職莊宗
平汴洛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孟州入爲衞尉少卿
冊府元龜李懌爲翰林學士末帝一日御廣壽殿召
懌及程遜崔棁和凝李崧舍人王延張昭遠李詳呂琦
等賜食帝曰俱掌王言何以分別內外李懌對曰王言
本舍人所掌祗自肅宗舉兵靈武後軍中逐急時令學
士草詞自後乃分職命將相由內羣臣由
外其實一也食畢人賜馬一匹衣一襲　天成中復爲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右散騎常
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

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

五代史張礪字夢臣幼嗜學有文藻唐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爲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竄奔逃唯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服其高義天成初明宗知其名授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起復人爲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于同僚未有以對礪郎托故歸於滏陽閑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礪爲戎王翰林學士開運末與契丹居南松門之內軒轡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謡言曰此人用法如此豈能久處京師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廚僚死之日囊裝惟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又竇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爲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自拾遺召入翰林充學士梁貞明中加兩浙錢鏐元帥之命夢徵以鏐無功於中原兵柄不宜虛授其言切直梁末帝以觸時忌左授外任有頃復召爲學士及莊宗入汴夢徵以側貶沂州居嘗感梁末帝舊恩因爲祭故君文

云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眷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草故以鼎新若金銷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秉筆者皆許之尋量移宿州天成初遷中書舍人復入爲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夢徵隨計之秋文稱甚高尤長於牋啟編爲十卷目日東堂集行於世　王堂閒話朱梁翰林竇學士夢徵以文學稱于世時兩浙錢尚父有元帥之命竇以錢公無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渥澤不稱是命乃抱麻哭於朝翌日貶蒲掾于東州及失意被讒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愼勿爲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竇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竇忽憶夢　乃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

命懌爲之懌笑曰夛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夛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後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五代史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

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部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懌爲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却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天福中自工部尚書轉太常卿歷禮部刑部二尚書以多病畱司於洛下不交人事開運末遇契丹入洛家事罄空尋以疾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